

筆
農
編

近 打 河 畔

文藝列車出版社

文藝列車

筆農編

有版權
究翻印

出版

文藝列車出版社

香港九龍佐敦道五四七號

代理

新地文化事業公司

839-B, Geylang Rd. S'pore.

Tel: 41397

外坡代理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

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

初版 2000 本

近打河畔

目錄

書攤上

魯苗……〔1〕

山城戀歌

魯超……〔30〕

「紅霧」題記

苗秀……〔2〕

談安特列葉夫的小說王伐譯……〔41〕

血腥的人

羅大章……〔4〕

作家生活

周流……〔58〕

「血腥的人」舞台面

陳寶添……〔4〕

戲劇與人生(轉載)夏衍……〔60〕

踏入社會

穆朗瑪……〔24〕

搏鬥

汪國賽……〔封面〕

友愛

田風……〔29〕

編後話

筆農……〔封底內〕

洪天賜教授捐贈

書 攤 上

橙黃的光暈，
映着失色的人洋，
濁臭的潺流，
低訴着物質腐蝕的表象，
爲了生活，
這裏——一條鬧街的狹道旁
陳列着一大片的新舊書刊，
和幾個沒有歡樂的臉相。

書林裏，有的是大量的麻醉劑，拌和了
癱瘓人生的故事，
——結合成刺激、色相的精神毒糧，
社會從此改了樣，
沒人可多想；
我們被引導高唱文化腔，
給一切撲層粉香。

魯苗

「紅霧」題記

甘肅

把長篇「火浪」整理付印以後，又着手來編這本短篇集。這是我出版的第七個集子，但就寫作的先後而說，這本集子却收了我在戰後初期寫的一些短篇，例如「紅霧」這個短篇的寫成時間是一九四五年，比我最初出版的中篇「新加坡屋頂下」的寫成還早了好幾年。應該指出：「在旅途上」雖然也是跟「紅霧」同一時期的作品；不過，這是中途放棄的一個長篇殘留下來的一節。

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還非常年青，如果讀者還不能從中很強烈地感到一個年青生命應有的歡欣和燃燒的熱情，那是因為苦難的時代給予作者的負荷太重，正像一株壓縮在石塊下的一株小草，雖然靠了它的堅強的生的意志，沒有枯萎，但也當然得不到正常的發育，成長，只能曲曲折折的活着了。

儘管如此，倘若讀者不太大意的話，他還是不難說這些作品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的。時間一幌就是十多年，出現在這書裏的那個時代的青年，現在已經不很年青了吧，但他們當時爲着美好的明天而進行的鬥爭依舊延續了下來，並沒有終結；他們鬥爭的方向到今天仍然是正確的！

苗秀新著

小城憂鬱

〔中篇小說〕

新加坡屋頂下

〔中篇·重印〕

文藝與地方性

〔論文集〕

紅霧

〔短篇小說〕

年代和青春

〔中篇·重印〕

亂世男女

〔長篇小說〕

逐冊出版·歡迎預購

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敢於把這些舊作提供到讀者面前的原因。至於個人的作風，相隔了十年，當然有了不少的變化，拿「紅霧」跟我近時所寫的收在短篇集「邊鼓」裏的作品比較，那文字風格的差別，尤爲顯著。至於這是好的抑或是壞的，讓讀者去批判吧。而戎此刻，重讀着自己的少作，只有無限的悵惘與乎珍惜的心情。我珍惜它，因爲它標誌着我過去的生命痕迹。詩人黃仲則說：「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進中年。」那麼，這本小書聊算是對我那已經逝去的青春的一份小小的紀念吧。

一九五九年九月廿六日。

人：

林吟秋——居仁中學校友。

唐東奇——同上。

韓深梅——同上。

陳新——同上。

方平——學生。

李靜蘭——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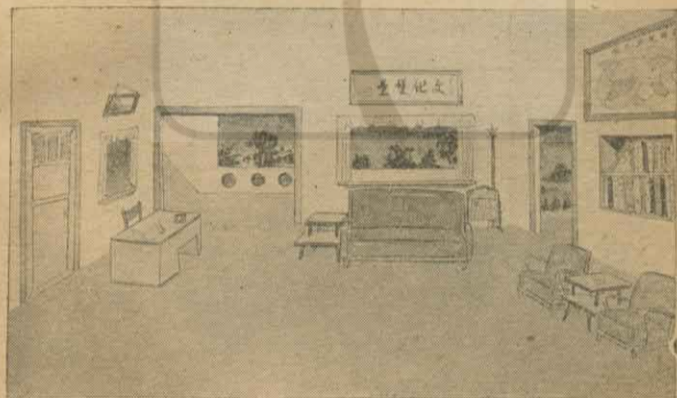
徐適人——藝術家。

古石——劇作家。

王福耀——實業家。

金素華——王妻。

阿才伯——居仁中學校工。



「一個雨季的晚上，時間八時三十分許，

馬來亞某地的居仁中學書客廳。廳內陳設新穎，正中靠舞臺後座（以登場演員分別左右），有一個寬大的長方形窗子，從窗口可望見花園裏的景色，窗上高掛着長度與窗口相等的木鏡框，內書「文化堡壘」四個大字，距離窗前兩步又有一張長沙發，旁邊另置有茶几，靠牆有衣架、報架等。

正中與右牆相接處有一道大門，門內有走廊通內廳，走廊外是花園，偏右近臺前是通外面馬路的正門，靠門處一張長方形桌子，桌上置有電話機，文具，桌邊有椅子，正門左壁近內廳門，設有直形窗子，窗門開着；另有一個後門在左牆接近舞臺後座，左牆中還有書櫥是設在牆內的，櫥前下置

放着兩張單人沙發和茶几，其他左右壁上掛有油畫，相片，地圖，錦標等等。

六個男女，他們都是熱愛戲劇藝術的業餘話劇工作者，他們是居仁中學的校友和學生，這次爲母校籌建新校舍基金遊藝會的演出，正在排演話劇。倚立在右面桌子旁邊的是唐東奇，廿六歲，是個態度溫文爾雅的青年，他正在留意着同伴們排演。

靠在左邊沙發的韓深梅，廿三歲，她熱愛工作，熱愛朋友，是個十足典型的熱情女郎，她注視着排演，時而望望林吟秋的表情。林吟秋在他們一羣中稍爲年長，廿九歲，態度大方，言行持重，對戲劇藝術具相當修養，常任業餘話劇導演。他立於韓深梅的左邊，全神貫注地看着正站在臺中排演的三個同伴——這三個同伴是李靜

蘭，方平和陳新；前者是個慧中秀外的小姑娘，一雙大眼睛永遠流露着無比的柔情，成熟的身段告訴你，她已經十九歲了。方平是二十歲的大孩子，愛玩愛鬧，

却有幾分聰明，做事總不甘落人後。陳新更是一個直性的年青人，有話就說有事就做，感情似乎很容易衝動，但是一有機

會，他又會告訴你一連串推陳出新的人生道理，他只有廿五歲。

蘭

現在他們三人正在演習話劇——「戲劇與人生」。

爸爸，您爲什麼不能原諒您的女兒？爲了大衆，爲了藝術，我決不顧一切！

陳

不許妳再說，藝術！藝術是什麼東西！

蘭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總是反對藝術，到底是什麼意思？

陳

不准再問！總之，妳要再搞什麼劇團活動，妳就別再回來見我！

蘭

（憤極，大哭）哦……

方

舅舅，您又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呢！羣妹參加劇團活動又不是件壞事。

〔排演至此，林吟秋趨前中止。〕

秋

好！暫停，這次排得不錯，（對靜蘭）爭辯的那段，如果你能把語氣加重就更好！現在我們暫時把第三場擱下，先來對一對第六場的後半段，（向東奇、深梅）——你們兩個也來——（翻好皮夾裏的劇本）現在由劇團裏的朋友伴着盛羣回到了家……見着了她的父親——唔……從那段開始。

〔各人站定台位，準備排演。〕

蘭

（見着父親，撲上前，哭）——爸爸……

陳

（慈愛地撫着靜蘭的頭髮，傷感地）好孩子——

妳……妳總算回來了！爸爸並不是反對妳參加劇團活動，只是爲了妳的學業和前途着想……妳也不想，妳哥哥就因爲參加了劇團活動，竟然一聲不響地離開了我，

幾年來到處流浪，最近連一點兒音訊也沒有……我——我只有你們兄妹倆，要是妳也離開了我，叫我怎能活下去呢？……又怎能對得起你們死去的母親！

老伯——請不要太傷感，您說的雖然不錯，但是您老人家對我們參加劇團的意義，也許不甚了解，請允許我說幾句話。

奇

（轉頭以慈祥的眼光注視着奇，微微點頭）

陳

（熱情洋溢）我們參加劇團，純粹是在於研

究戲劇藝術——戲劇是具有教育社會的功

能！當然——我們所需要的是正確的藝術

觀；戲劇反映了人生，我們研究戲劇，就

是想了解人生，充實人生，而進一步地通過藝術的表現形式去創作新的人生美化人生，再說……

梅

（滿懷熱忱，急不待緩）——再說太平洋戰爭

正在爆發，日本法西斯黑手已經伸進了東

南亞各國，戰爭帶給每個人災禍，許多善

良的人受了罪惡戰爭的洗禮，逼得家破人

亡，流離失所——我們身處馬來亞，目前

雖然還能苟且偷安，但那兇暴的炮火就要

向我們作全面的襲擊了，鄰國的遭殃，就

是我們的不幸，我們都是年青人，我們應該

肩負衛國的天職，我們怎能無動於中……

（點頭，稍爲思索）唔……

奇

（繼續滔滔地）如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

都在怒吼！都憤恨地高呼着打倒法西斯主

義……都在出錢出力掀起維護人類和平的

狂潮！戲劇最能感染羣衆，我們的劇團自然不能逃避責任——這次我們的劇團出發巡迴演出，就是爲了受難的人民請命！

陳

（受感動，望了望他們）——這樣說起來……

我——我這次又做錯了，凌先生，那麼我的兒子志平，他也參加了像你們一樣的劇團啦？

奇

對了！您提起志平兄，他是我們總團的主幹，他已經奔向東南亞一帶，從事抗戰戲劇宣傳隊的實際工作。

陳

（激動地）——哦……好……好的！（臉朝向

靜蘭）羣兒——妳去吧，我不再阻止妳了

……現在是你工作們的時候！

蘭

（流出熱淚）哦！爸爸……

（吟秋興奮上前。

秋

（有信心地）好極了——這次大家表現的的

秋

你的意思很對！提起這次演出的這齣戲，

陳

確不錯，要是繼續努力，那我們的演出就更
有把握了……唔——好吧！暫時休息一會
兒！大家有什麼意見，現在提出來大家研
究。（鬆了一口氣，把劇本擱下，抽根香煙，踱步）
〔各人聽了吟秋的話很興奮，都顯得很有信心，
稍一會，陳新似有感觸。〕

老林！我有點兒意見……我總覺得這次排
演的這齣戲大有不新鮮之感！使我聯想到
選擇劇本的問題，直到今天，好的，能真
正有利於人民大眾的劇本還是貧乏得很，
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們的戲劇研究會能組
織成功，首先應該注重劇本創作，我的意
思——我們身處馬來亞，應該以馬來亞就
地取材，以馬來亞的一切作出發點，尤其
是今後獨立的馬來亞！

實在是勉爲其難的事，當時籌備會的情形，大家都很清楚，別說劇本乙項，就是所有關於演出的問題，實在都是難題，歷來我們就犯了這個錯誤——一切都爲了一

梅

（另有感觸）我忽然想起，過去我也時常在

想——馬來亞爲什麼不能有一間戲劇專門學校？

辦戲劇學校那就談何容易了？就以我們的

奇

校友會來說吧！曾經多少次提出組織戲劇

研究會，可是生活和志趣，就等於現實和

梅

理想，只是我們幾個高熱度的人是不可能的

的呀！我想還是別把話給扯遠了，我以爲

我們以後必須聯絡更多愛好戲劇藝術的朋友，

秋

然後才逐步提出，按部就班地共同研

究，將來有機會實現組織戲劇會，才有基

礎。

你說得不錯——唔……嗯——對了！你們

秋

的提議使我忽然想起，就是這次遊藝會的

藝術顧問——徐適人先生，我想要是他肯

出面發起組織戲劇會，我們的希望成份一

要時，才不失我們演出的意義！

定很高……唔……等一會兒徐先生來了，

我們再從頭排一次，排演完了，我們不妨提提。

〔本來各人都潛心於各項問題的詩論，吟秋忽而提起徐適人，大家便不約而同地相顧片刻，似乎都有一種莫明的感覺——〕

陳

老林，你提起徐先生，老實說，我對他毫無信心，你想想——他對於我們這次的話劇怎麼搞的，每次排練總要等他老半天，結果嘛！每次都是時間不早改天再排……（看手錶）——你瞧！現在已經快九點鐘了，他還不來，再延遲下去還夠時間排嗎？

方

說真的，我真不明白，我們本來搞得好好的，王董事長偏要派他來指導，說什麼話劇老前輩，藝術家……哼！真叫人懷疑。

梅

（懷疑）聽說是董事長的太太要他來的，到底王太太跟他有什麼關係？

奇

我倒知道一點兒，據說他們是表兄妹，徐先生一向居住香港，前些年因為香港發生動亂，才由王太太出面，擔保他在馬來亞留居，人家都說他們過從甚密，閒話紛紛，就是我們的董事長，最近也有所聞！呵——有問題！

秋

（欲使各人平靜）我想這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大家也不要只憑聽說或者單從別人表面去觀察；況且我們對徐先生的認識還不夠，有關他的私事，我們大可不提……再說徐先生是位藝術家，這是社會上一般人公認的，無論如何他的為人修養怎樣，我們能夠和他相處是不容易的，要是他的行為真有問題，我們也可以多認識一種人……

陳 可是從他對待工作的態度上看，我們已經

肯定他不像是一位熱心話劇的人！

蘭 （發覺外面有人聲）噓……

〔正門外一陣男女笑聲，徐適人，金素華由正門

登場。

徐適人——三十八歲，身材中等，畧胖，眉清

目秀，看樣子是個很靈活的人。在某一種角度上

看，他確具有藝術家的風度，但有一種場合，他

却是一個最機靈的人物。他受過相當教育，在舊

社會裏，在不正常的社會制度的教育下，他學到

了許多投機取巧，唯利是圖的好工夫，徐適人便

是這種典型的偽君子人物。自然他是具有一種高

超玩世的手段，尤其是對女性。

金素華——二十七歲，畧有幾分姿色，穿着一

套最講究的旗袍，手提一個名貴皮包，她是所謂

大都市裏的典型高貴太太，她似乎懂得一點兒真

情感，却爲了慕虛榮，才由小姐變成實業家的太

太，徐適人是她的表哥，這次久別重逢，他倆之

間的斷了絃的情誼，竟又給這位善於唇舌，笑裏

藏刀的表哥搭上了。

兩人登場後，素華即坐下打開小皮夾子抹粉，

適人本能地向各人施展慣用的手法——

呵……對不起——真對不起——大家等久

啦！要不是應酬幾位朋友，我早就來了！

秋 嗯！徐先生您總算來了，大家正等着您

呢！（轉向各人）好吧——大家準備。

〔各人正欲準備排演，阿財伯由內廳上，他是居

仁中學的老校工，大約五十歲。

伯 （向各人）各位排演這麼久，一定很辛苦

吧！我已把點心預備好了，請先進去吃些

兒點心，休息休息吧！

衆人 謝謝你——阿財伯！

適 好吧——大家先進去吃點兒東西吧！

〔外面風聲起，由遠而近。〕

方 （望望窗外）倒霉的天氣！又要下大雨了。

秋 （拍拍方肩膀）——別管這個，反正今晚

我們要排到很夜，明天是星期日，你還怕

什麼！（向各人）好啦……大家進去吧！

（校友們由內廳下）

伯 （忽有所悟，對素華） 嗯……對了——王太

太，今天下午王先生來了兩次電話，聽他

的口氣，像是有要緊的事找妳，妳大概還

沒有回過家吧！

華 （愕然，有所悟及）——哦！唔……知道了，

謝謝你！

伯 兩位也請進去用些點心吧！

適 你先進去，我們回頭就來！

〔阿財伯由內廳下，素華起立若有所思，踱

步。

適 （關心地）怎麼啦——表妹，妳在想什麼？

華 （停步，有所顧慮） 表哥！近來老頭子好像

很注意我們……

適 妳是說……

華 再加上他幹的那種東西，最近情形很不順

手——我想……我想我們的事，還是趁早

行動！

適 （湊上）妳的意思……

華 （放胆地）我想今天晚上就走！

（風雨聲。）

適 （喜形於色地）妳已經決了定？

華 嗯！

適 準備好了沒有？

華 （忽又猶疑）——可是……

適 可是什麼？

華 (沉思，欲言復止，踱步)……

適 (疑惑) 妳又在想什麼？(素華仍不語)……

是不是又在擔心老頭子對妳不利！

華 (止步) 我才不怕！

適 那麼……又是不忍心！

華 (有所憶及，忽然追悔) 我總覺得他有點兒

可憐……說真的，當初要不是你定的佈局，

他也不會上了這個圈套，現在眼看着他就要

身敗名裂，我不但見死不救，反而……

適 (忍不住)——噯呀表妹！這就是妳最大

的缺點，事到如今妳還是猶疑不決，妳也

不撫心想想，我這樣做還不是完全爲了

妳，還不是爲了我們將來的幸福。妳是個

聰明人，總該明白這個世界沒有錢什麼事

也辦不了，不是我要說的——妳再想想

——難道妳竟把以前難堪的日子都忘得一

乾二淨啦……當初要不是妳年輕漂亮，老

頭兒會看上妳嗎？至於你自己呢！還不是

想要舒舒服服地過段日子——才不得已嫁

給老頭兒……(覺察素華已有所動)其實呀

——這個社會到處弱肉強食！我這樣做算

得了什麼，他又不是個小孩兒！

可是要不是你從中作計，他也不會走上這

條路，到現在還不知上了你的鬼當！

這只能怪他自己爲了錢瞎了眼……算了吧

——我的好表妹，我們別提這個了好嗎？

總括一句話——我完全爲了妳！

我不信！

(故意)不信！好吧……不信就算了。

(女人善變)不過……話又得說回來，這

幾年來受他的氣也受夠了。他喜歡就回家

看看，高興就在外面玩女人——簡直不把

我放在眼裏！

適 (一派正經地) 嗯——這才是你的真心話！

那麼……妳還猶疑什麼？

華 (善變的女人) 我——我怕萬一——(忽然

雷聲大作，閃電，風雨聲顯著，素華一時受驚靠

近適人)

適 (乘機挨近，煽動地) 妳怕萬一走不了——

噯呀！妳爲什麼總是猶疑不決，我跟妳說

過多少遍啦！妳應該拿出勇氣，妳應該相

信我——應該爲我們將來着想……(百般溫

柔) 表妹！妳還年輕，妳不能不爲妳自己

打算——難道妳要守着老頭兒一輩子？勇

敢一點吧，表妹！只要我們這次的計劃能

成功，那怕是天涯海角，我永遠伴在妳身

邊——使妳永遠幸福！

華 (醉了——迷惑地) 是真的——表哥！

適 (溫情，誘惑地) 當然是真的——千真萬真，

嗯！難道妳還不相信我……堅強一點兒表

妹——把妳的信心交給幸福，讓我們爲幸

福奉獻一切！

(兩個人都醉了——一個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個

却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這時候外面的風聲聽得很

清楚，電光閃閃，近正門邊的窗口忽有一個黑影

在晃動。

華 (忽然)——好——說走就走！你在這裏

等着我，我回去收拾東西就來……(看手錶)

九時四十五分的火車大概還來得及——你

記住，我來的時候就按兩下汽車喇叭，你

就得馬上出來！

好的！(素華欲走，被適人拉住) 別忘了一件

東西——(附耳語)

華 (詭笑) 知道啦——你放心！

滿頭雨衣，極度蒼白的臉孔配上一雙深沉沉的眼睛，叫人看了難受。他的名字叫古石——一個在

適

（認出古石，驚懼，倒退一步，復裝出鎮定的樣子）你……誰叫你闖進來！

舊社會裏被生活所逼的潦倒劇作家，當年在香港

受徐適人迫害，把他出賣而且誘姦了他的女兒，

古

（冷冷地，突然狂笑）哈哈……你！你看

弄得他們父女倆幾乎不能在香港立足，這次他千

辛萬苦好不容易才得着香港桃花艷舞劇團之聘，隨

適

（畧停、加重、反問地）誰叫我闖進來？

團來到馬來亞，生活在窮病交迫下，他仍抱着必

須找到逼害他的人——今天晚上終於找到了徐適

古

你來幹什麼？

人。

（聞門聲起立，愕然，同聲喊出）——誰！

適

（明知不妙，故裝泰然）哈哈……你來找

（古石進了門，像是僵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逼

古

我！我們是老朋友了，嚶……唔……對了

近適人——

適

——前幾天我看到香港桃花歌舞劇團的廣

告，有張相片很像你，當時我怕誤認了，

古

所以沒有馬上去找你……大概你不會見怪

（驚愕地望着古石）你是誰？（古石不語，徐

適

吧！呃……來來來我來給你介紹一位新朋

（驚、急，向古打量）

古

友，（向吟秋）這位是過去常與我合作的

（仍不語，面色鐵青，眼睛冒着死光直射適人）……

古

劇作家——古石先生。

古

（仍不語，面色鐵青，眼睛冒着死光直射適人）……

古

劇作家——古石先生。

秋 久仰——古先生，（古石與吟秋握手）

適 這是我們這次演出話劇的導演——林吟秋先生。

古 對不起林先生——我太冒失了，可是請你

原諒……我今晚上是尋仇來的！

適 你……

古 青年朋友！不要怪我這副難看樣子，（憤

慨地）其實我過去跟你一樣，我一直爲戲

劇藝術活着……可是生活——生活在畸形

制度的社會裏……藝術是怎麼回事！（手

指適人）只有他才配搞藝術！

適 老古——我看你近來的情形一定很不好過

吧……大概最近受了很大的刺激吧！

古 （不理睬適人的話）朋友！你不知道他過去

是個怎樣的人……不過——你很快就會看

清楚他的本來面目！

適 （走前一步）——古先生，（賣弄玄虛）今晚

你特地來找我，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和我

商量吧！老朋友久別重逢……但是，爲了

方便起見——（取名片）這名片上有我的地

址——明天你再來找我，任何時間我都在

等你——

古 （鄙視地盯了他一眼，移動了兩下脚步）足足五

年了……（轉向吟秋）五年前我寫了劇本沒

人要！他們都說我不像是個劇作家！你看

看——我就是這副難看的樣子！我——我

就是我，我不會投機取巧——我不能出賣

良心！徐適人——他！

適 （已開始抑制不住）——我說古先生，咱們

都是明白人，沒什麼不可商量的，對事太

衝動——在我們之間似乎不是一種好辦

法（送上一個難看的眼色）

古 姓徐的——你少在真人面前說假話——

(進一步)你以為我還會上你的圈套！(極度嘲笑)哈哈……

適 (面色突變)你這是什麼意思！

古 (湊上)你心裏明白！

適 難道你真要……

古 (冷笑)沒想到吧！(畧停)五年了……這該

是個不短的日子——(加重)可是姓徐的，

你應該記得——五年前你做了一件什麼事？

適 你到底想怎樣？

古 (逼前一步)我要咒你，我要揭發你這個無恥的敗類——我要殺你！

適 (無法再忍)住嘴——我警告你！你立刻給

我滾出去，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古 (嘲弄他)什麼地方？哼！這又是你扮演藝

術家的好地方——是不是？！

適 (厲聲)我叫你出去——聽見了沒有！

古 (冷冷地)你叫我出去，你叫我滾出去，哈

哈哈……

適 (面上筋肉畧一抽搐，狠狠地)你不出去……

當心我宰了你！

古 (爆發、狂笑)哈哈……你宰了我——老

實告訴你！我要是怕死，今晚就不會找你

來了……(辛辣地、聲音帶顫)五年前，我

寫了劇本被逼用你的名字，我的女兒年輕

不懂事，抵擋不住你的引誘而給你沾污了

……可是你這傷盡天良的敗類——還不足

道；當香港動亂的時候，却不擇手段把我

出賣，說我是危險份子，這接二連三的毒計

可害不死我，害不死一個善良的人，今天，

這血債也應該結結了吧！姓徐的……你

……你這個魔鬼！

（閃電、雷聲大作）

（驚惶）住嘴！

適 古

（恨不可遏、慢慢地）你以為這樣一走便可以

萬事了之，我們再也沒有你的辦法了？

（加重）可是——今個晚上我終於找到你

了，哈哈……你能出賣我，你能侮辱我的

女兒，因為，因為你是特許的藝術家……

適

（心亂、驚狂、湊前用雙手扼住古石喉嚨）——

我要你的命！

〔古石被扼，掙扎抵抗由腰間拔出小刀圖刺適

人，適人發覺急用左手抓住，兩人相搏。吟秋見

狀上前竭力爭解，不遂。急轉電話報警——

（急促地）哈囉！……哈囉！是警察局嗎？

……我們這是加美律九十九號B……噯！

九十九號B，呃……請馬上派人來——這

裏快要發生命案啦！

〔兩人肉搏，古石體弱力乏，然仇火在心仍拼

命。此時門外傳來汽車喇叭數聲，適人被催心

急，一時不知所措，古石又死死相纏，適人終於

原形畢露，滿臉呈現殺氣，古石因患嚴重心臟病

身體不支，終於被適人刺傷倒地。吟秋正放下電

話筒，急趨前扶起古石，適人奔前開門——

古

（喘氣、呻吟、高聲大喊）捉住他！……把他

抓住……

秋

（不平、大聲）站住——徐先生，難道你這

樣就想走了嗎？（素華由正門急促登場，手提

小箱子，神色驚慌，見適人即趨前）

華

（緊張地）不得了！我們的祕密給老頭子發

覺啦……他……他從後面追來了……我

們……我們快由後門逃走！

〔兩人正欲奔向後門，王福耀由正門上，用力把

門關上，他身披雨衣，臉色非常難看，像是受驚的野獸，一副陰險的面孔，使人一望就知道他是個老奸巨滑的人。肚皮隆起，年紀接近五十六歲，是居仁中學的董事長，社會上一般人公認的實業家，教育家，大僑領，同時又是個偷天換日的名冒險家。

耀

（迸發、厲聲）站住——（由褲袋拔出手鎗）

你們再走一步——我就開鎗！（徐徐走向兩人，素華和適人轉向福耀，一時僵立不敢動）你們兩個下流的狗東西，膽敢在我頭上打主意……大概你們活得不耐煩了吧！（轉看吟秋和古石）這是怎麼回事？

秋

（指古石）他是香港來的劇作家，據說曾經受徐先生逼害，今晚尋仇來的，剛才給徐先生刺傷了。

耀

（打量古石，忽用仇視眼光直射適人）卑鄙的傢

伙——居然在這裏行起兇來啦（向吟秋）你把他暫時扶進去敷藥，我自有辦法對付這兩個狗東西！你進去不可聲張，不能告訴任何人。

（吟秋扶起古石由內廳下。福耀目送兩人退下，

即轉指適人，湊前送上兩個耳光，適人欲抗，福

耀用鎗指着——

呸！我姓王的是什麼人，你敢惹我——你

們想捲款私逃！

（悔懼地）這……這不關他的事。（畧轉強）

是……是我自己的主意。

（輕蔑、刻毒地）什麼？是你自己的主意！

呸！好不要臉的賤貨——虧妳說得出口！

（不甘）我為什麼說不出口，你不想想你是

個什麼東西！表面上你是個實業家、慈善

家，多漂亮呀！（冷笑）哼！可是暗地裏

——你却是幹那傷天害理的事……

耀 (暴聲) 住嘴！妳胡說八道……

華 (報復地) 走私販毒，無惡不作……你簡直

侮辱了所有辦教育的人！(刻薄、慢慢地)

你要我一輩子跟着你……可是你自己不想

想——你已經是快要死的人啦！

耀 (咆吼) 妳再說——我殺了妳？(忽然電話鈴

響，福耀準備上前接電話，仍用手鎗對着兩人) 你

們站住——誰動一動我就開鎗！(聽電話)

哈囉！誰呀？這是……嗯——不錯，你要找

誰？……什麼……我就是王福耀，唔……

呃！不錯是我……(忽然太急，驚懼欲狂)

喂！什麼？我們的祕密……給……全給政

府……破風了……這……(失神地呆立着，

雙手逐漸低垂，電話筒和鎗先後脫手落地)

華 (見狀大笑，報復地) 哈哈……

〔福耀已受重大打擊，復見素華嘲笑，一時怒火

中燒，拾起鎗對準素華連開數響，素華應聲倒

地，適人見狀機警地急奔向後門逃走，福耀緊接

追下，後門外發出鎗聲。學生和校友們聞聲由內

廳奔出；吟秋扶着古石隨後，讓古石臥坐沙發，

衆人見素華倒地奄奄一息，靜蘭和深梅急上前扶

起——

梅蘭

(同時) 王太太！王太太！(素華欲言，隨即

斷氣，衆人相顧愕然)

秋

(轉向古石) 古先生！古先生！你醒醒……

(衆人趨前同情地圍觀古石)

古

(稍一會方啓口)……抓住他！不要把他放

走……

秋

古先生，請冷靜一點兒，就一會我們送妳

進醫院。

古

(呻吟、喘氣、望望各人)——謝謝你們！我

秋

……我不行了……我有嚴重心臟病，我……我——（忽然氣絕）

——古先生！古——

秋

〔衆皆默然，台上一片沉寂，只聽見窗外稀疏的風雨聲，伴着微微的電光，輕輕的雷聲，遠處有一陣淡淡的哀調奏起，半響。〕

（突然，激動地）想不到這幾個人都是這麼卑鄙無恥！（指徐）一個，（指素華）兩個，

（指王）三個，無數個，這個社會，這血腥的世界，這批充滿血腥的狗男女。……

（感嘆地搖頭）唉！

奇 梅

（怒眼向王）請你出去吧，這兒大概沒有你立足的份了！

〔耀馴服地低着頭舉步走向後門，幕徐徐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初稿

一九五九年中秋節重修

新書預告

最後一個人

（多幕話劇）……洪天

多彩的明天

（中篇小說）……李淑鳴

文化界人士

（短篇小說）……劉星

從城市到鄉村

（短篇小說）……魯超

赤道上的嚴寒

（中篇小說）……慍向天

生活的鞭子

（中篇小說）……謝明

踏入社會

· 穆朗瑪 ·

中學畢業了，實在是應該高興的，但對我來說，那又有什麼值得高興的呢！繼續升學嗎？根本就不可能。大學的門檻太高了，沒有一筆錢作後盾，誰也休想爬上去。

眼看着同學們興高采烈地忙着準備升大學，自己不禁黯然神傷。

不能升學，唯一的出路，當然是踏入社會了。

根據統計，這個彈丸似的小島，失業的人，就有七八萬人之多，我離校已經好一個時期了，還找不到一業半職，想必是該向失業的隊伍去報到了。

每天在家裏讀書看報，雖然母親不說什麼，但自己心裏總是很難過，尤其是當母親叫我吃飯的時候，一陣無形的陰影，便重重地壓在心頭——飯也因此少吃了一碗。

無聊，還是去找馬同學吧。

他獨自在發悶。

「你來得正好。悶死我了！」

「職業有着落嗎？」

「職業！職業！煩死了，談別的吧！」

「職業對於剛踏入社會的青年來說，是最重要的。所以……」

「所以你最好還是多寫些文章，呼吁那些大人先生們伸出援助的手，這才實際；在我面前婆婆媽媽的，有個屁用！」

被他搶白了一頓，我很難堪。

在學校裏，誰不懂他是個樂天派者。天塌下來他也不管。現在，他竟和以前判若兩人了。

也許是他覺得剛才的話說的太重了些，於是帶着歉意地說：

「對不起！……」好一會，他又說：「你呢？找到了沒有？」

我搖搖頭。

「都是『天涯淪落人』，」他感慨地說：「白讀了十多年的書！」

「別灰心，慢慢找，總該不會沒有的。」

這句話雖然是安慰他的，但也適合於安慰我自己。

好一個時候，我們無語相對。心裏貯着的，是感慨、悲憤。

「哼！這個社會」忽然，他一拳錘在桌子上。

茶杯震動得掉在地上。

我拾起茶杯。當我伸直腰的時候，發見對方咬着嘴唇，悲憤的雙眼，蓄滿了淚水。……

每天一翻開報紙，首先便尋找「徵聘廣告」。

所有的徵聘，我都去信應徵，結果是「石沉大海」。

一天，看到一則徵聘小學教師的廣告。我心裏兀自歡喜。於是即刻寫了一封信，並附上簡明的履歷表，然後投到信箱裏去。

信寄出去了，我像往次一樣，焦急地等着回音。我自信這次有把握被錄取，因為我在信裏說我曾替某書局編寫過一些課本參考書。

幾天後，我收到了回信。是一間郊外華文小學。校長約我某日某時去會晤他。

這麼一來，果然不負我的期望，職業有了頭緒了。心裏的高興，是難於形容的。

「也許是叫你去 INTERVIEW 呢！」珍說。

「『杞人憂天』，」我心裏埋怨她不應該在這時候潑冷水，「廣告上明明寫着『合則函約，否則恕不回復』。你看——」我揚着那封來信。

目的地真遠，來回車資得一塊多錢。我並不介意；我所想的，是執教時，應該如何教導學生；遇到了困難，該怎樣解決。……

巴士車顛顛擺擺地走了好些路，終於，剪票員提醒我應該下車了。

學校建在山坡上。環境清優，沒有市塵的喧鬧。

見了校長，彼此寒暄了一會。他便「言歸正傳」了。

「林先生編過參考書，條件比其他的應徵者優越。如果請林先生擔任華文及其他一些普通科，我想不會有問題吧！」

「我想我可以勝任。」

「不過還得兼任高年級的音樂，」他用雙手按着桌子，「林先生會彈鋼琴嗎？」

我心中的熱情，頓時冷了下來。我茫然地搖搖頭。

「這真可惜！林先生。」

我知道了對方的用意，心裏雖然很難過，但盡力克制住自己，坦然地說：

「我很遺憾不能為貴校服務。相信其他的應徵者會擁有更好的條件。」

「是的，是的。」

巴士車在馳騁。我心中千頭萬緒，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我竟然把不被錄取而生的怨恨，一股腦兒推在父母身上。

「為什麼不使我學鋼琴？」我心裏憤憤地說。

清涼的晨風，吹在我的臉上。激動的心湖，漸漸地平息下來。

我是不能怨恨父母的。胼手胝足的父母們，能夠使子女讀完中學，已是僥倖的事，那裏還有餘力像有錢人一樣，付出昂貴的學費給子女去學鋼琴呢？

車經過豪華的住宅區，來到人煙稠密的貧民窟。我又回到了有着大批失業人士的地方。

「貧富懸殊的社會！」我說。

一個悶熱的晚上，青忽然來訪。

「報告你一個好消息。」青說。

「好消息？」我莫名其妙，「什麼好消息？」

「我父親要介紹你到他服務的商行去工作。」

「做一個書記？」

青點點頭，說：

「如果你有意思，最好先去和我父親談談。」

母親向來就希望我能在商行裏工作；她不喜歡我教書，她說教書是一份苦差，時常要受氣。現在聽說有這麼一份工作，便極力慫恿我立刻應承下來。她對青說：

「現在行情壞，尋工難。對你父親說，工錢少不要緊，有兩餐飯吃便可以了。」

母親的心意我很了解。她不願意看自己的兒子永遠失業，受別人的白眼。那回我從某小學撲了個空回來，她便難受了兩三天。

珍也勸我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只好應承下來。但是她說：

「在商場上混，千祈要潔身自愛。」

在商場上混，不是我的志願；我的志願，是在鄉村的學校裏，和天真純樸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可是，現在是山窮水盡的時候……

隔天，我去見青的父親。他懇切地對我說，那是一件頂容易做的工作，薪水不高却是事實；如果我有進取心的話，靠着他在公司裏的特殊地位，我將能學到許多商場上的知識。

我很感激他對我的關心。我說我將盡力爲之。

隔天早上，當我動身到公司去的時候，母親很高興，她一再地叮囑：

「在商場工作，要學會口才和禮貌，不好得罪人哪！」

看到母親極其興奮，本來無可如何的心情，也有了一點高興。

去到某公司，見了青的父親。他把我引到客廳去。

「真對不起……」他一開始便臉上帶着歉意地說：「想不到經理已經請了他的家庭教師……」

我沒有再聽下去。我的心比周圍的冷氣還要冷。我迷迷惘惘地走出公司的門口。

我在街上無目的地走着，走着。

我沒有膽量回去；回到家裏，我要怎樣向母親交代？早上我離開家的時候，她老人家懷着極大的喜悅送我下樓；如果她看到她的兒子在幾分鐘內便失了業，不懂會怎樣地傷心呢！我怕看到慈母臉上悲傷的表情。

幾分鐘前，我是剛脫離失業隊伍的幸運兒，但是就在幾分鐘後的現在，我又回到失業的隊

伍裏了。

街上，野狗激烈地相咬著——爲了一塊骨頭。
哈，這是一個多怪的社會！

友 愛

田 風

友愛，從火熱的掌心流出……………

一抹的微笑裏，

盛滿了深重的情誼；

你遠方來訪的友人呀！

感謝你替安娜挑來一擔真摯的心語。

在朦朧的歲月裏，

難得有今夜這段重逢的甜蜜。……………

掏出赤誠的心，

在孤燈下我倆促膝暢談不眠……………

你說我身體健康。

我說你前程無限。

富豪們拿佳餚美酒來培養友愛，

我們呢？只需一杯清茶就可增長感情……

一九六一年十月

一九六一年三月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修

山城戀歌

魯迅

穿過那條兩旁種有大紅花的羊腸小道，院子裏很快就傳來一陣孩子的朗笑聲，我知道那一定是黃校長和孩子們在做遊戲。這兒，兩年前是我常到的地方，不過那個時期還在唸書，現在却是當教師來的。想起這，我不覺放寬了脚步，恨不得趕快握住黃校長的手，告訴他接到信後就急忙趕程的經過。

校舍都換上了鋅板，而且在校門的兩側也栽上了好看的松柏，兩根大柱爬滿了萬年青。黃校長擡了擡眼鏡，認得是我後，他張開了雙臂，好像把我當成一位和他同年的故交。學生好奇的向我們圍攏了來，有的摸了摸我手上拿着的皮箱，有的觸了觸我的衣角，他們好像對我發生了好感。

「阿魯」黃校長喚我的小名。「你來得正好，這一班就是你的，剛才我跟他們玩老鷹捉小雞哩。」

「魯先生，」一位兩條辮子的女學生眯着眼睛。「校長剛才被我抓住了，我們罰他唱歌，

很好聽呢。」

大家都笑開了。

我是剛踏入教育界的，當然連一點教學經驗也沒有，我要求黃校長在各種事情上給我指導。聽了這話，他畧有所思的低下了頭。我看清楚，黃校長是比以前老了許多，額上也畫上幾道皺紋了。

我們經過校園。路雖然是短，黃校長好像想把全部的事情告訴我。從他的談吐中，我知道了這間學校兩年來所發生的事以及黃校長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最後黃校長指着一間教室：「阿魯，從明天起，你就擔任三年級的級任，學生中有幾位是頑皮的，不過你得耐心的教導他們。現在你先去休息，放了學再談吧！」

黃校長走了。我挽着皮箱走向指定的宿舍。太陽已經畧向西沉，人的影子被拉得長長的。

二

在我開始上第一課的時候，我發覺學生對我的印像還好，雖然有幾位頗爲頑皮，但是我將盡能力跟他們接近，慢慢開導他們，何況這又是我的責任呢。

當我解釋到最後一段的時候，那位最頑皮的程文華突然朗聲地大笑，跟着全體學生也嘻嘻哈哈起來。我知道那是怎麼回事，摸一摸背，原來衣服被黏着一張紙條，我若無其事的拿在手

上，上面寫着：「魯先生太嚴肅！」當時，我的臉一陣熱，本來想着着實發作一下，然而我強忍着那股上升的憤怒，繼續把全課書教完。我沒有當場發脾氣是學生們意想不到的，所以在每一張臉上都好像被掛上了個疑號，把眼睛張得出奇的大。

下了課，我把程文華帶到校園去。我們在石櫈上坐下，程文華用驚奇的眼睛望着我，我並不談起剛才的事情。程文華噤着小嘴不願跟我談話。

「程文華，」我握住他的小手。「你喜歡打羽毛球嗎？」
程文華沒有回答，只是領着頭。

「你一定打得很好，星期天我們一起來玩好嗎？」

「媽媽不肯！」他張着小嘴。

「我會跟你媽媽講的！」我拍着他的肩膀。

「魯先生，我，我剛才……」程文華低着頭，搓着手心。

我知道他要講些什麼，我微笑的撫着他的頭。

「就在這個星期天好嗎？你負責通知班上的同學！」

「好的，魯先生。」

我牽着程文華的手走出校園，在校長室內我看見黃校長向我揚着手……

……程文華變乖了；這不只是我說的，連全班的同學也暗地裏私議。陳小青，葉玉成看見他們的同伴上課時已經不再跟先生開玩笑，他們也捧着頭注意聽講。

在休息的時間，我獨個兒到後園散步，當我走近前天跟程文華坐着的石櫈時，我才發覺十幾位學生在那兒等着我，他們一見到我，都圍攏了來，要我跟他們玩老鷹抓小雞的遊戲，我接受這提議；我扮老鷹，程文華扮保護一羣小雞的母雞。這種遊戲，在讀書的時候也玩過，我知道怎樣才會很容易的抓到小雞，所以我拚命的打圈子，突然反身撲向後面，抓住最後的一位。

「魯先生，」陳小青指着黃玉珍嚷着：「罰她唱一首歌！」

「魯先生，黃玉珍是我們學校的歌唱家！」葉玉成當眾宣佈。

黃玉珍一點也不怕羞，我幫她站上石櫈，並要求大家安靜。

「黃玉珍，」我笑着說：「大家要求你唱一首歌，你就唱一首『讀書郎』吧！」

黃玉珍領了領頭，張開了小嘴，兩隻手跟着節拍做個動作，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她的確有音樂天才，當她唱完後，我領着大家給她一個熱烈的鼓掌。

「現在我們請魯先生講故事……」

程文華還沒把話說完，一陣鼓掌聲就響了起來。奇怪，我面前的學生突然自動圍坐到草地

上，把我一個人孤立在這個圓圈的中心。我沒有辦法推辭，一雙雙祈望的眼睛向我看來，我沒有什麼可以講的故事。但是在這種場合是非講不可的，因此，我只好自己編造了一個故事，內容是講一位苦學生求學的經過。我可以說故事的本身不會動人，但是，當我講到一半的時候，我把自己也講下去了。我很滿意，因為我知道能夠讓同學瞭解和珍惜這個學生時代。學生都低下了頭，在我面前的，是一羣天真活潑的孩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注意他們的一切學習和工作態度，以後長大了，他們就會根據這些習慣，去發揮他們的工作才能。我太興奮了，眼睛好像有一種東西刺激我，當我把故事結束後，同學不停的掌聲，使我更加激動。這時我才發覺又圍多了許多學生，教務主任和訓育主任也雜在學生中，他們沒有表情的臉，好像看不到我在跟他打招呼，從他們的態度上，我心裏就有點不妥的感覺。

……遠遠傳來上課的鐘聲。

四

班上的全體學生好像把我當成他們學習的對像。我告訴他們怎樣分配讀書和遊戲的時間，他們都一一依照我的話去做。

星期天。還沒有起身，就被程文華叫醒，我才想起今天是約了學生們打羽毛球的日子。我草草的洗了臉，剛踏出宿舍的門限，程文華就拉着我的手，輕聲的告訴我他姐姐也來哩。怎

麼，我呆了一陣。

「怎麼好叫你姐姐來呢？我是不會打的呀！」

我暗暗的埋怨程文華，他却把我拉得差點絆了一交。

「這是我若蘭姐姐，」轉過頭來，程文華笑着說：「魯先生！」我們的級任。

我相信程文華一定在他姐姐面前誇獎我一番，一見面，她就感謝我把程文華教得那麼的聽話，她笑着告訴我從前叫他寫字也得費了半天唇舌，現在回家就知道自己用功。

風很大。程文華一定要下場練習，不久學生陸續的來了，一個小小的羽毛球場被擠上了十幾個人，有時不用多少力量就把羽毛球打得高高的，他們不用網也能夠打，好像撲蜻蜓似的，人越來越多。我和程若蘭一直坐在石凳上看着他們在玩，從這種天真活潑的朗笑聲裏，我不覺想起了童年；一個呆板和沒有生氣的日子。我凝視着天空，幾朵白雲飄浮着，就好像看到這些日子的慢慢飄遠去了，消失在天的那邊……

正在這個時候，訓育主任從他宿舍走出來，鐵黑着面孔，圓瞪着雙眼，學生們一個個像被潑了盆冷水，呆呆的站住。

「天還未亮，呱哩呱叫，你們不要以為有後臺，我警告你們，再吵把你們一個個開除！」
「有後臺」這三個字深深地刺進我的心坎。我望着錶，現在已經是近午十點半了，怎麼可以說是天還未亮呢？又何況訓育主任的宿舍離球場很遠，他是沒有理由干涉學生遊玩的。我真

想跑過去跟他理論。但是程若蘭搖著頭微笑，臉頰出現兩粒淺淺的酒窩。我忍着性子，對於一個最庸俗和處處搜羅人家短處的小人，的確是沒有那種需要。我告訴學生們可以繼續打羽毛球，不過聲音不要嚷得太大。

學生很聽話的玩着，但是不久，朗笑聲却和剛才一樣的大起來了……

五

在上自然課的時候，我發覺程文華伏在桌子上，肩膀在不停的抽搐，學生張大了眼睛望着我，我斷定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魯先生，」陳小青站起來。「程文華第二節被林先生打！」

林先生是訓育主任。我走過去撫着程文華的頭，當我拿起他那隻紅潤的小手時，我不覺一震，怎麼把手心打得出了血，我心裏實在氣憤，這是什麼教育？怎麼可以讓一個幼小的心靈承受這種慘酷的刑罰呢？

「魯先生，」程文華抽噎着說：「我只背錯一個字，他就把我打了十多下。」

不論怎樣，我帶着程文華到校長室去講理。訓育和教務兩位主任都在場，他們正和黃校長在談些什麼。看見我帶程文華進來，訓育主任陰險的哼一聲。

我把學生告訴我的情形向黃校長報告一番。

「哼，姓魯的，你想出頭嗎？哦，程文華有一位姐姐哩，難怪難怪。但是，告訴你，我是訓育主任！你沒有權力管這些事，知道嗎？我的魯先生！」

「林先生，」黃校長氣得紅着臉。「你不應該講這類話，你……」

「林先生，這並不是犯了什麼了不起的罪，背書錯了一個字就打成這個樣子，這是教育嗎！程文華最近變好了，你這樣處罰無形中使他的轉變失去了信心，黃校長……」

「姓魯的，」教務主任打斷我的話。「你平時煽動學生反對老師，講什麼學習和進步的話，我——我一定要告你！」

黃校長像一位沒有辦法控制會場的主席，他拉我到外面去，沮喪的握住我的手。我並沒有怪黃校長，在這些日子裏，我也覺得這間學校，校長沒有一點實際的權力。

六

望着海水的那邊，心裏有太多的感觸。潮水一疊疊的從後面湧過來，不知從什麼地方帶來了一些枯枝和凋謝的樹葉，有很多次同時也帶來了離開海底的海帶。潮水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它把帶來的東西寄放在巖石縫間，它好像是一個貪吃的小孩，不知經過多少次，潮水忽然湧上堤岸上來，把珍珠似的浪花濺到我身上。

「魯先生，你像在想什麼？」程若蘭關切的問。

「……………」我不敢望過去。

「魯先生，」程文華拉着我的手。「你要離開我們嗎？」

我從來沒有這樣難過，望着遠遠的山，太陽照在山的半腰！一半已經陷入深藍色，在右面的草坪上，一羣勞苦過度而顯得疲憊不堪的水牛，剛好和空中的海鷗形成一副強烈的對照。

「若蘭，」我沒有移開視線。「這個美麗的山城是多麼使人懷念呀！同學們跟我相處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我們之間的感情是永遠不會被人遺忘的。唉……………」

程若蘭手裏拿着一根枯枝，慢慢的把它折成一小段。

「這不是單純的問題，而構成這件事的是一些較複雜的因素。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改變整個大題，這種因素是永遠存在的。若蘭，你別爲我的事難過，有一天，我相信會再回來這裏，回到可愛的孩子羣中，有時站在這裏，聽着潮水的澎湃，看着海鷗的飛翔，總有一天，有的……………」

「是的，魯先生，我們等着你！」程若蘭堅決的說，她低着頭，眼眶已經潤濕了。

「魯先生，」程文華拉着我的手。「都是我不好！」

「我們別儘談這些令人煩惱的事吧。」我撫着程文華的頭。「你們看太陽被一層烏雲遮住了！」

遠處的太陽慢慢向西沉，它像一位負荷過重的老人，一直到西方撒下一張黑網……………

……天色還未全亮，山城裏的鳥聲已經開始了歌唱，霧氣籠罩着整個大地，早班的火車拖着疲倦不堪的身軀在喘着，嘴裏噴出寒氣，吼過兩次長嘯，似乎是等待消化的蟒蛇。車輛上零星的乘客，已不像往日一樣的擁出來，現在却互相禮讓着，顯得很有禮貌。

在這個時候，我應該有一些時間環顧一下將要離別的校舍。一間間的教室，一行行的桌椅，都沉睡在夢鄉裏。當我走進三年級的教室，我似乎看到白天上課的情形，學生們聽到我向他們告別，天真無邪的臉上掛着淚水，他們像被家人遺棄的小孩，我却是無意遺棄孩子的人。將來——不久，我是會來看他們的。我逐一的向他們告別，摸着他們的小臉，我竭力強忍着眼淚，但是却有一種無名的難過控制着我……同學們，讓我們在這時候分離，在另一種場合再見吧！我深深的祈禱着，再見吧……

我站在平常站慣的地方，眼前矇矓一片，牆上的掛鐘，兩傍貼着的作文和圖畫，都深深的使我依戀，我再環顧教室一周，然後依依不捨的踏出課堂。黃校長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在門外站着，他像第一次見面時一樣張開雙臂，把我緊緊抱住，眼淚沾濕了我的前額。

「阿魯！」黃校長抽噎着。「全是我的錯，叫你來了又趕你出去！」

「黃校長，」我推開他的身子，握緊他的手。「你完全沒有錯，你辛辛苦苦的爲了教育下

一代，把一生的時間都花在這工作上，但是却有人不喜歡你這樣做！黃校長，別爲我難過，當我還有一份力量和時間，我會永遠站在崗位上努力工作！」

回到宿舍，我提起早已收拾妥當的皮箱。

「魯先生，魯先生……」

程若蘭和文華來了，後面是我班上的學生。他們帶來了很多禮物。我們步行到火車站，部份乘客已經上了車，在車窗內探出頭來窺望。我逐一的跟學生們握別，我再也忍不住眼眶裏的熱淚。程若蘭紅着眼睛，我把文華拉到她跟前。

「若蘭，我走後，我們……」

我的話還未講完，程文華「哇」的哭將起來。

「魯先生，我們……！」

「魯先生，我們等着你，寫信給我們，別忘記呀！」

上了車。黃校長握住我的手，一直到火車的輪子開始輾動，學生跟着火車跑了一陣，我已經講不出聲音來了，咽喉像被什麼東西堵塞住，最後用了很大的氣力才喊出一句：「我會來看你們的，我會的……」

學生還向我揚着手帕，人慢慢縮小，變得模糊了，消失在山林中——再見吧！美麗的山城，和那份不能遺忘的友情……

談安特列葉夫的小說

雷昂德·安特列葉夫（一八七一——一九一九）是本世紀最初十年間俄羅斯現代主義文學中最富於煽動性和確實引起最多爭論的作家之一。他在九十年代末期開始寫作，但直到一九〇二年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出版後才獲得無可置疑的成功。自後直到一九〇八年他在俄羅斯文學界扶搖直上，有如一顆流星的迅速——那程度僅次於馬克沁·高爾基；而安特列葉夫的成名，又是得力於高爾基的提攜的。

那時期正是高爾基提倡文學應該反映當前的社會問題和鬥爭，同時必須保有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度藝術性的優秀傳統。爲了實現這個目的，他號召一羣青年作家聚集在「知識」出版社的周圍，這些年青作家都有點看不慣那些時髦的現代派，他們的那誇張的自我的熱狂，以及他們的「爲藝術的藝術」的超然的唯美主義。在這羣以「知識」出版社爲中心而成名的青年作家有蒲寧，西米爾耶夫，庫普林，尤其是雷昂德·安特列葉夫。

安特列葉夫開始文學生涯的時候，他追隨的道路，部份是高爾基，部份是契訶夫和科羅連柯的。他初期的小說創作都是文筆簡練，富於現實性，無疑地具有潛伏的社會意義的。但不久他就獨立發展，成爲創作「巨大」主題的小說及戲曲的作家。他擅於描寫人類精神的複雜微

妙，各樣的哲學的，形而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心儀托爾斯泰與杜斯妥也夫斯基，但却在自己範圍內，並有自己的獨特的作風。一如托爾斯泰，他處理着死亡，性愛，戰爭等問題。也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樣，他開始專注於那無法解決的人的精神的矛盾，但由於他缺少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希望和嚮往，他很快便變得極度悲觀，對什麼都絕望。這時候他轉到了新的作風，雖然這種作風有點做作，與近乎標語口號式，可是它的好處是非常動人。

從一九〇三年跟一九〇四年開始，這成為安特列葉夫作品的主要作風，這期間他印行了兩本小說，「瓦西里·法威斯基的一生」和「紅笑」。前者描寫一個虔誠的教士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以後的悲劇，後者（用了一種誇張的，詞藻美麗的表現派作風）通過一個在日俄戰爭受傷變成殘廢的退伍軍官，暴露戰爭的殘酷，這位軍官在病榻上仍然深深地感到戰爭的「恐怖和瘋狂」。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流產以後，安特列葉夫的情緒起了巨大的變化。在緊接着而來的餘波，那些失敗的幻滅的知識份子轉而發掘那渲染着生存無意義的悲劇性的主題。契訶夫的壓縮的帶着抒情意味的半音，雖然曾風靡了八十年代末期及九十年代，現在已經不再令人滿足了。人們需要的是更鮮明更耀目的東西，安特列葉夫滿足了這種需求。他集中於人類生活的絕望情況，並集合了一系列的衆多的主題，其中思想基於所有事物的「空虛中的空虛」。

不用說，到了這樣的階段，很多的主題是那樣的深廣，即使天才如安特列葉夫也似乎（事實是如此）應付不來。所以他不得不採取單純化的比喻與寓言的形式以及現成的對偶——籠罩了阿倫坡或戈耶式恐怖。他寫的一些小說的題名就足以說明這點，這裏隨便舉幾個例：「深淵」，「兇咒」，「人之一生」，「詛咒」。

這個集子包含安特列葉夫創作的三個短篇：「猶大」，「基督教徒」，「幻影」，都是八九〇八年之前的作品，足以代表安特列葉夫。其中，野心最大的當然是「猶大」這個短篇了，不僅因為它跟福音書有關，而且關係着猶大本人的謎樣的性格。出賣基督的真實動機何在？單是貪婪不足以解釋這樣一種行爲。莫怪從中世紀起，猶大這個謎便一直煩擾着人們的想像力。它在那些古舊的神祕戲曲裏佔着重要地位，在浪漫主義盛行時期，這也成爲一個重要問題，其時狄·昆西（De Quincey）在他的一篇著名的論文重新提起一個舊的見解，說猶大出賣耶穌，是爲了幫助耶穌完成他在地上的神聖的任務。

但是安特列葉夫比這個更進一步。在某些方面，他的猶大實在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性格。首先，他的人格是分裂的，他的兩重人格甚至反映，在他那怪樣的腦袋的形狀上。由於秉有較諸其他使徒全體加起來更多的智力，更豐富的人生經驗，他變得憤世嫉俗，不信任和輕蔑人類。他也瞧不起庶人出身而又囉唆的彼得，那個沾沾自喜的虔誠的約翰，還有那個頭腦簡單的湯姆

士；但他懂得怎樣把這種輕蔑隱藏在一付戲謔與乎阿諛的小丑的面具後面。祇有一個人能夠令得猶大低頭跟狂熱地愛着的，那人便是耶穌。猶大這個憤世嫉俗者，這個懷疑一切的人，從沒一刻懷疑過那個「人主」的純潔、神聖不可侵，因為「他」是與眾不同的；也許他當真是上帝的兒子和使者。可是猶大爲什麼要出賣他呢？

根據安特列葉夫的答案，猶大的出賣耶穌有着幾種原因，其一很是接近狄·昆西的解釋，就是猶大所以出賣救世主，是爲了使他能夠完成他在人間的任務。假使這解釋是對的，那麼猶大的行爲是否僅是執行上帝預定的意旨，抑或是猶大本人的自由的選擇？安特列葉夫提供的解釋雖然高深無測，但並非絕對的。其中一個主張似乎是說猶大有一種慾望，想證實天地間是否有一個上帝存在。如果有上帝的話，如果耶穌是上帝的兒子的話，那麼必然出現奇跡，把耶穌從十字架上的羞辱的死亡中拯救出來，從而向人類宣示上帝的榮光。即使沒有這樣的奇跡出現，基督的審判也將而且必然成爲他的勝利的一刻：凡人自必認清他是地上最善良的最純潔的存在。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可能就此改變冥頑不靈的人類。

於是叛逆的事發生了。猶大心裏燃起了激動，期待，期待着奇跡的出現。無量的侮辱拋向耶穌，他被虐待，拷問，可是沒有出現奇跡——上帝保持沉默。不過猶大仍沒失望，因爲以後仍有顯示奇跡的可能。他確信羣衆也許忽然認識基督的崇高而低頭，充滿了驚異，欽佩。可是

並不這樣！那咆吼的暴民，不久之前還在耶路薩冷的街上高喊 Hosanna，現在却寧可釋放強盜巴拉巴斯，而不肯放過耶穌。

當基督受難的當口，猶大也經歷自身的痛苦。他經歷着難以忍受跟無法形容的痛苦，注視着自己所敬愛的基督的最後時刻。然而在這痛苦的時辰，別的使徒却小心謹慎地遠離開耶穌，並且使猶大惡心的是這些使徒居然能夠若無其事地吃喝，能夠安然入睡。現在他心身什麼都潰滅了，別的使徒做些什麼又有什麼關係。他唯一要做的事是把自己的輕蔑投向那些促成基督滅亡的自私的人們，然後愈快愈好地離開這罪惡的塵世。他果然這樣做了。

在「猶大」這篇小說裏，安特列葉夫對人類表現了從來沒有的更少的尊敬。在這裏，他模仿杜斯妥爾夫斯基的「關於偉大審判者的傳說」。一如杜氏的小說，在「猶大」裏，耶穌一直保持著沉默。這小說必然使人想起杜斯妥爾夫斯基來。但安特列葉夫另外兩篇小說，「基督教徒」跟「幻影」却更接近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不過，「基督教徒」很可能包含着安特列葉夫年青時期當律師時所感受到的印象。在他從事文學生涯之前，安特列葉夫曾在莫斯科當過律師。法庭那一幕，那個妓女堅執不承認自己是基督教徒，而另外那些虛偽的教徒却厚着臉皮向她說教，這手法令人想起托爾斯泰的巧妙的諷刺來。這是一個喜劇性的悲劇，讀者得到的最終的印象，是那個妓女無形中已經對法官們下了審判。

「幻影」是屬於另外一類。這篇小說的作風是清醒的寫實的，一如「基督教徒」。不過它的來源却是契訶夫的那個著名小說「第六號病室」。與契訶夫那篇傑作一樣，「幻影」故事發生的背景，也是神經病院。不同的地方是：安特列葉夫分析了神經病院裏病人們的「虛幻」的生活。但是外頭世界的生活——比如神經病院醫生消磨他的餘暇的那個城中的夜總會，那裏的生活也一樣是「虛幻」的。兩者之間，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可惜安特列葉夫漸漸失去表現在這些小說裏的謹嚴作風。尤其是他後來寫的一些戲劇成了一些戲曲化的寓言一類的東西，用的是一種另人不愉快的高調的表現派的寫法。一九〇八年以後，他對讀者的吸引力開始衰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安特列葉夫擔任了一份愛國立場的報紙的編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後，他成爲積極的反布爾雪維克派。大約兩年後，他逝世了——還在盛年中，但作爲一個作家，他的生命已是完結了。這個作家曾經一度使得整個俄羅斯的讀者層爲他傾倒的。

Tanko Lavrin 著

王 伐 譯

附記：

這裏所譯的是一九四七年倫敦 Tohn Weylhouse 書店出版的安特列葉夫短篇集的序言。這英文本共收小說三篇，「猶大」，「基督教徒」，與「幻影」，都是安氏的傑作。英譯者是 W. Morton 及 M. Walton。安特列葉夫是近代俄羅斯文學少有的奇才，他的作品充滿了一種神秘氣氛。高爾基說他「具有不常見的創造力，不常見的天才，在尋求真理方面，勇往直前，表現了十足的大丈夫氣概。」這篇序文雖然祇講到安氏的幾篇作品，但對於安氏的思想作風，却批評得很是中肯。

六〇年九月十六日，譯者。

稿約：

本叢書園地完全公開，歡迎文藝界朋友合力耕耘，來稿文體不拘，只須內容充實即可，發表後當致薄酬。

星、馬、婆集稿處：

新地文化事業公司 轉交

文藝列車編輯部收

839-B, Geylang Rd. S'pore

近打河畔

· 愠向天 ·

茫茫的人海，那個才是知心的親人？千變萬化的環境，複雜多端的遭遇，那一部分才算是生活的正軌？甜啊！酸啊！苦啊！辣啊！那一種滋味比較奈人尋思，能在人們的心田上扎下根，令人們持久不忘？我無從回答，也不能回答。我被自己的情緒絞昏了，飄泊不定的情緒，無崖、無岸、無邊、無際。蒼蒼茫茫，茫茫蒼蒼……

我的激情冲到了最高的頂點，汹涌起來了，澎湃起來了。不過并非海水那種汹涌，也并非江河那樣澎湃。而是被深山密林所層層包圍着的死水湖的波瀾，充滿着深沉的鬱悶，充滿着無處傾訴的怨恨，這種情緒太惡劣，太不堪忍受。如果我再想下去，我想……然而。偶然出現的消極心情，是我一向所忌諱向別人流露的。我還年青的很，還富有強大的青春活力，壯志滿懷、雄心勃勃，還驕得我全身發脹，沒有向外發洩，還具有難以估計的前進的動力。致命挫折的余悲，我只能在想像中體會一點兒，當然不會把它當作自己的情感向別人低訴，求取別人同情的嘆息。至少我這兩隻強健的腿還有支撐的能力，還能支撐得住我這個受着沉沉壓壓的身體。

我沉思着；的確太難受。如果這個人間始終這樣折磨我，我何不立志將它毀掉？然而，人

們常說：「衆拳易舉，孤掌難鳴。」而我，仍然還是一個自我，還是一股單薄到微不足道的力量。我回味着往昔，流離顛沛，像一個浪兒。多少的幸福？人生再也難得一回的幸福，被我一時感情沖動葬送了。幾多險境兒，幾乎一霎那間就會將我粉身粉骨的險境兒，被我撒開雙腿勇猛地沖過去了。在歡樂過的、在發憤過的、在受驚過的，總而言之，在波折重重的生活的道路上所拾回來的今天的生命，依然還是一個人所莫測，無從猜度的謎，它的謎底還隱藏在未來的人間。快些來臨吧，我這麼渴望着。是歡、是樂、是悲、是愁、是沉淪、是壯烈，也盼望它早些結束，不要冗長地延漫下去。

我提着一隻箱子，慢慢地走到車站。我正要搭十點鐘這一班火車回去探望姐姐，幾年不見，姐姐不知怎樣了？

火車開動了，在軌道上隆隆奔跑着。新的景物，一幕一幕地從我的眼前閃了過去。沿途的小市鎮，雖然不像烽火連天的前幾年那麼凋零。然而，它展示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虛假的繁榮，一個新的憂傷的天地。想起人們的懷戀，像針尖刺心一樣使我感到持久的沉痛，難忍。

火車駛進怡保車站，我提着箱子走出月臺。姐姐就住在這兒。這個多年不見的故鄉，還是從前那股悽悽泣泣。雖然曾經有過許多所謂詩人墨客用了最濃的色彩去描繪它的寧靜和外表的浮華。然而，他們仍然無法掩飾其中的陰暗。那冤魂的影子，還是在濃色彩的後面慢慢蠕動。那怨死的哀聲，透過爵士音樂間歇的停頓，傳播於人前，這才是我故鄉的真實的面貌。

不是斜陽西下黃昏的閒靜，而是劫後垂幕的淒清。

傍晚，我在近打邊畔蕩着，拖着兩條十分沉重的腿子。一切如故。這條鴛鴦野合的長堤，還是鴛鴦密佈；長長一片供給青年男女互訴理想用的軟綿綿的斜坡草地，還是處處散播着青春的歡笑。沒有改變，什麼都沒有改變。只是距離此地不遠的那葱葱鬱鬱的山林裏的吼聲沉默了。它這種沉默，映襯得人間更加恐怖和陰森，無限期的恐怖和陰森，年年月月，月月年年。……

「噢！前面走來的不正是麗英。」夜色蒼茫，燈光暗淡，我一時看不清楚她的臉龐。我只辨認出她的身影。這個開始有點兒發胖的身影，像徵着她的青春漸漸地逝去，中年慢慢地來臨！或有餘悲，或有新的感懷，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一個念頭，一個只能告訴我自己的念頭，在我的眼前浮動。當然，這個念頭還能告訴世界上唯一的第二個人，這個人就是麗英。但是，我永遠不會這樣做了，永遠、永遠，再伸展到無窮無盡的永遠……我太熟悉的麗英，她的每一根神經的抽搐，她的每一塊肌肉的熱度，她的每一方寸皮膚的滋潤，她的每一句普通善良百姓的語言，都觸動過我的心，引起無條件的心靈的感召，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愛戀。真是初衷的愛，流長最遠。

是她，我沒有認錯，她還攜着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三五歲上下，慢慢地蹣跚着，挪動着他們的小腿，多可愛、多天真、多活潑、多純潔。年幼的一代，他們未來的前程，將會有什麼新的起色呢？

我的思想異常矛盾。我一心想向麗英走去，找她談談，一股勁兒向她傾吐一些在心窩深處隱藏了許久而無處訴說的話語。然而，我的腿又那麼沉重，那麼想遠遠地避開她，兩人永遠別再照面。雖然我們的心靈還有些挨近，而在現實中畢竟已經成了陌生的路人，各有所向，各有所爲，一股酸水由我的心頭流了出來，注入我的骨髓，致使我全身都軟了一陣兒。我遲疑地站着，不進不退，不前不後，不左彎也不右轉。麗英正走來，驀然擡起頭注視着我。朦朧中，我看見她的咀唇顫動着，想啓唇喊我，又沒有發出聲音，顯然是太激動了。居然被她發現了，我的思想就更複雜。暈呆了一下，便下意識地用的溫柔的口吻叫道：「呵！麗英，好久不見了。怎麼，你還沒有忘記這個催人沉思的地帶？」

「什麼風把你吹回故鄉來？」她用非常平淡的語氣回答我道，而且答非所問。

故鄉的景色依然，但是我們彼此間的生活都塗上了新的不同的色彩。我驟然懊惱爲什麼再見到她。剛才逃走了，大家都會平靜地過去。似悲似惜的情緒侵襲着我。看她，似乎也輕飄起來，一時拿不定主意。我在離情別恨，重逢傷嘆的刺激下聯想起一首詩來，我默地念着：「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雙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我的心情倍加感慨。我說：「麗英，你還經常到這兒來嗎？」我用滿含情感的聲調問着她。

「經常，幾乎每天傍晚都來，我搬到附近那排新建的房子來住了。」她的聲音裏似乎隱含着無窮的怨恨，使我聽了感覺到親近起來。

「你的生活怎樣？安定了吧！」她仍然像從前那麼同情我，像童年、像少女時代。

「除非來一場暴風驟雨，洗新這個天地，或者來一陣野火，燒燬堆積在這個人間的垃圾，否則我將一世沉淪，難逃噩運。」我十分誠懇和悲憤地回答說。

「請別再說這種沒有信心的話吧。大概你太過寂寞的緣故，一個人過於孤獨，就會沮喪。況且你年年日日那樣隻身飄零。快結婚吧，我勸你。」麗英，不正是過去的那個麗英嗎？她還是一樣的關心我啊！不，已經不是了，那兩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就用事實回答了我：她是現在的麗英了——人家的太太、人家的媽媽了。

「謝謝你的關懷。也許你過慣了今天的生活感到幸福，但是我對於這一層還不敢寄於太大的希望。理想再一次破滅了，往後的歲月就不知道如何度過。」我感傷地回答道。

「你誤解我了，我做了一場噩夢。我覺得自己曾經在糊塗中睡去，在沉睡中過着這幾年的生活，現在又在睡夢中醒來，我抱着沒有人能夠理解的憂傷。如果有人能為我解除這憂傷我就太感激了。」麗英很認真地低訴着，撩起我心情的波動。

「麗英，這個能為你解除憂傷的人已經不在人間了，在人間的已經不是他。他好像死去了。就算活着，對你來說也是一個僵屍，不能再為你做什麼了。」我好像從酷熱的美州死谷一躍到冰寒的喜馬拉雅山的雪峰，整個心突然冷酷起來。

「你變了，我不想看見你的心的變得這麼冰涼。我盼望體驗到其中隱藏着的豐富的初春的熱

氣，那多暖和啊！」麗英像對我祈求，渴望我賜給她一些慰藉。我能爲她做什麼呢？我又願意爲她做什麼呢？愛與恨，恨與愛，在我的心裏交織着，絞成一團。我說：「即使我感情上同情你，我還要問問我的良心。良心啊，它需要對人類一切正義負責。你今日生活的萎靡和心靈的空幻，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你在軟綿綿的沙發上長大，我絕對諒解你。然而，你童年的身體曾經長期粘滿清晨中膠園裏的露水。如果你還承認這些露水都是純潔的，那請你別忘記它曾經洗刷過你的心靈。我覺得人類最大的恥辱莫過於貪財變節。」

她的淚珠子往下掉着、掉着……在暗淡的燈光下泛着銀光。這淚珠的銀光就告訴人們，她手上那顆金鋼鑽戒指是遠遠及不上真摯的愛情那麼明亮的。然而，閃閃的金鋼鑽已經箝在她的手上，而那真摯的愛情呢？那真摯的愛情呢？我本着人類的同情心，在心靈中爲她找尋着、找尋着，可惜尋遍長河青山總不見！

「別說了，我求求你。」她在含怨抱痛中，用哭訴的語言想制止我挖開她的心臟，取出其中的污血。我要說，我偏要說。想起我的悲傷，想起因爲她而造成我今日的身世飄零，我更是非說不可。

「難道我是一個傻瓜！你那所謂愛護我的前途的美麗詞句掩飾下的虛榮心，難道我看不見？」

「不不，你太冤枉人了，當時的情形你是記得的。」

「我記得，而且還記得清清楚楚，難道你以為我會輕易忘記嗎？這是不可能的。」

「事情不是很清楚嗎，我是無可奈何的啊！我祈望你寬洪大量的胸懷能夠饒恕我的過錯。」

「饒恕？饒恕？」我咬緊牙根，才迸出這短促的回聲。「在你父親那種野獸暴力的威迫下，你竟然去滿足你母親的虛榮心，用肉體和靈魂與金錢絞在一起，去喚起你母親咀角邊緣的微笑。」我憤恨極了，從心頭呼出一口大氣：「啊！童年的起誓，兩顆貞潔心靈的盟約，如果被橫蠻的暴者所撕毀，這兩顆貞潔的粘在一起的心靈不見得能被拆開。只有這其中的一顆心靈變壞，裏面堆積了污血，才會最後分離，釀成悲劇。」

「雖然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但是愛苗還活着，你相信嗎？還活着啊！還能像『紅與黑』中於連和德·瑞那夫人那種形式生長起來。」麗英並不反擊我，而且還懇求着。這證明人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很複雜的很複雜的一團一團活的物質。活的，活的，完全是活的。我沉默着，並不回答她，同情的血液又在我的全身奔流起來。我克制着，堅決不讓它沖破我的血管。

麗英似乎要向我傾訴自己精神的煩惱，並且想告訴我她正在尋求解決的途徑。她說：「我無聊的發慌，現在我才體會到永遠的安逸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懲罰。往日的勞碌，倒是一樁逝去的歡樂。我學讀小說了，起初讀不通順，現在能讀得很明白了。我愛讀西歐的，特別是十八世紀的。這些小說裏的人物活動，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幻想，填補了我精神上的空虛。」

「你的安逸不會長久的，你的夫婿不會永遠富有。請原諒，我看見貧窮日日向他迫近。今天他還是塊刨光擺在洋樓裏的大柚木，你還會覺得他高貴。將來，那美麗的時代降臨人間的時候，在雷擊風吹雨打之下，他會變成一塊朽木。嗤！」我譏諷道。

「我相信你是對的，但是事到如今，又怎麼辦？只好把火炕當做安樂窩了。」

「怎麼辦？去問你的父親吧。踏出膠園的土地就忘了，開了那麼一間小雜貨店眼睛就這樣快往頭頂上移了。這條山蛭吮飽了膠工的血而飛黃騰達之後還不知道要驕橫和勢利到什麼高度呢？他愛你這個女兒呀！是他給你安排的這個前途。如果沒有他的擡舉，你怎能長成今天這樣一顆搖錢樹，隨意抖抖身子，都會掉下金子來。天曉得，因為我貧窮，持着良心過正義的生活，直到如今他還在擔心我會勾引你。」

「我請求你不要恨他，他是我的父親。」

「骨肉之情，當然綿綿不絕。然而，我要說他是一個牛魔王，他近年來不斷大鬧女兒國，可是為什麼你不會同情你的姊妹呢？你不同情，我也能不同情嗎？」

她緘默着，我可不能緘啊！

「一個善良的人，如果因為他善良而遭到別人藐視，他絕對沒有必要去捧承那些藐視他的人，哪怕他是皇帝。剷除這種皇帝倒是他不可逃避的責任。也許你想用胸前那個十字架感召我的心靈，抱歉得很，我不是基督教徒。」我說。

兩個孩子，扯着他們的媽媽的衣角，催着他們的媽媽回去，大概看見我像在跟他們的媽媽吵架的緣故吧！

「多可愛的孩子。」我逗逗孩子的面龐說。我這波瀾起伏的心潮又比較平靜了。

「可愛嗎？」麗英的母性強烈地表現出來。「他們是我的命根子，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沒有他們，我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

「我一貫喜歡孩子，這你是知道的。我覺得他們天真、活潑、燦爛，像塊白玉一樣。不過今天我的理解不同了，我覺得他們生長在這個堆滿烏灰的人間，他們會被染得很黑、很黑，失去原來純潔的光彩。」我感慨地說。

「你愛孩子，你應該結婚了。你應該得到愉快，得到幸福，得到溫暖。」麗英很溫柔地安慰我。我知道，在她的心中我仍然是一個溫情的種子。這種溫情的種子，在世界上是不多的。

「會的，我會結婚的，我已經深刻體會到：如果人類的生命，都能為創造人類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努力。那麼，我和那未來的妻子在創造生命的過程中，將是多麼的愉快，多麼的幸福啊！這種愉快和幸福，我相信你和你的夫婦的生活中是沒有的，因為你們的心靈是疏遠的，被金錢隔着，沒有真正的愛情。」我似乎在讚美着自己憧憬着的幸福的未來，我又似乎在嘲笑着麗英愚蠢的墮落。我感到短暫的滿足。

麗英沉默着，不像在生氣，也不像在懊喪。她顯然是抱怨見到了我。我的心又悔恨起來，

現實畢竟還是現實啊！多懦弱的姑娘，只能順從命運的驅使，只能對着近打河的流水暗泣，讓水流帶走自己的悲哀。她準備走了，她說：「你恨我嗎？請別這樣。」

「如果心上那條傷痕可以完全癒合，一切遺恨都是多餘的。然而，疤痕能夠沒存遺跡嗎？如果有遺跡的話，我將會把一切公諸於世人，讓後人去判斷善良與罪惡，讓後人去歌頌與咒罵。這不僅僅關係到你一個人的問題，這關係到許許多多像你丈夫那樣佔有財產的人，關係他們那些財產的來路不正和用之不軌，誘導人們以至創下滔天的罪惡。」我又憤憤然地回答她。

麗英走了，兩個孩子蹣跚着，拽着他的兩隻手，緩緩地消失在黑夜裏。也許她正在默戀那逝去的生活的現實，也許她會感到兩隻手被拽着的沉重，沉重到使自己的青春永遠埋葬在近打河的河底。

生活的現實又喚起我心田中追憶的餘悲，我沒有過真正的歡樂。我想：「如果要那理想的歡樂到來，一定要先放棄一切暫短歡樂的意念，先去作一次勇猛的沖湧臨陣。」

苗秀將出論文集

小說作家苗秀先生上月間剛出版了中篇小說「小城憂鬱」，現在又着手編集一本論文集，叫「文藝與地方性」，即將交由文工書店印行；這本書內，除了收集有關文藝創作問題的文章外，同時還有不少篇是對當代作家的研究或對著名作品的評論，語多精警；原來「他老」不但是著名的小說家，同時還是一位文藝理論家呢！

劉星歡喜臨門

「文化界人士」作者劉星君的寫作歷史頗久，他的創作除了小說、劇本、詩歌外，同時還搞翻譯，是馬華文壇的全才，最近他獲得了南大外國語文系的學士學位後，接着就有兩冊新書將出版。現在劉君正忙於籌辦結婚大典，喜事接踵而來，實在可賀。

方修又有新著

馬華著名文史家方修先生，幾年內

已出版了好多本單行本，尤其是剛問世的那部「馬華新文學史稿」的價值更高，對馬華文藝運動的貢獻也最大，現在他又在整理另一些有關報導馬華已故作家五君實、馮蕉衣等人的史料文章，準備結集付梓；方先生在這方面的努力及表現是值得讚揚的，通過他的著述及整理，我馬華文藝才真正有史可傳。

劉群英忙於創作

青年女劇作家劉羣英繼「母親」及「笑臉上的愛情」兩篇獨幕劇之後，聞已寫成了另一獨幕劇，修改後不久將可與讀者見面；在馬華作家行列中，女性真如鳳毛麟角，要克服這項歷史缺點，只有通過有見識的出版家及各執筆編務的朋友們的細心培養及各姊妹們的自身努力才能辦到。

征雁今年再出散文集

征雁君在短短的幾個月間就出版了一本小說集及兩本獨幕劇集，這位豐收

的作家的作品，據說頗受讀者羣所歡迎，最近，他又將所寫的散文編成一書交某出版社出版；一個青年的寫作家而能同時兼長幾種文體，實在不容易，杏影先生在「窮途」序言中讚他是多才多藝的，確實很有眼力。

宋人的「文藝活動」

曾以「江洪」筆名寫過劇本的宋人先生，去年由吉隆坡重返本邦歸隊，現在正忙於為某名作家改編長篇小說為劇本及找副刊編者「太噴涎鬚」（宋人語），他的文藝活動是很忙碌的。——有活動總是好現象。

堂勇的「詩才」驚人

以寫過一些「新詩不像新詩，對聯不像對聯」的「生命的火花」的作家堂勇君，最近又表現了驚人的「詩才」，寫出一部不但是馬華文學界史無前例而且還是舉世罕有的六千多行「七字體」的「長篇敘述詩」（？），叫做

「都亞士漁村之歌」，氣魄之大，遠勝過蘇東坡、荷馬、莎士比亞等文豪，有人建議，馬華作家協會籌委會或文化部出版局應該聘人將它轉譯成世界各國文字刊行全球，同時呈報聯合國文教組備案及送交諾貝爾基金委員會請獎。我國有此奇才出現，「美譽」不可不爭。

汪國賽苦學可嘉

青年攝影家汪國賽君（A.R.P.S.）除了在攝影藝術上有高深的造詣外，近年來在一些文藝界及話劇界朋友的影響及幫忙下，這位只讀了第三冊的高瘦青年，現在不但能讀能寫，而且還熟讀了不少劇本，有些問題，連搞話劇的老手也得向他請教，可見天才是在苦學中培養出來的，聞汪君暇時曾嘗試創作劇本，只要他堅持學習，馬華文壇不久的將來或將慶得新血。

一九六二年四月五日

周流

戲劇與人生

▲夏衍▼

——答一個不相識的朋友

某某先生：你的來信收到已很久，想有一個充分的時間來寫覆信，想不到因此而耽誤了。爲着你所提出的同樣的問題，——『怎樣寫劇本』，我還得罪過一個什誌的編者，誠如魯迅先生所說的：『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的名教授們做的』，因爲我至今還不相

信，『怎樣寫——』這一類的文章，對於實際從事文藝工作的年青朋友們可以有什麼好處。

當然，我很感動於你來信的誠摯。附來的你的作品，也讀過了，你所說的『想寫一點像樣些的東西』的熱心與努力，也是從字裏行間可以感覺到的，我不能滿足你的要求爲某什誌寫你所指定了題目的文章，那麼讓我就從你的作品談起，寫一點我個人的看法和意見吧。

你的作品有了一個『正確的主題』，也富於戲劇概論之類書籍所告訴你們的鬥爭糾葛，父子之間，男女之間，新與舊，進步與沒落，你的思想，你的道德觀念，你的同情，都明白地表現在你的作品裏了，但恕我直率，你作品還是落於陳套和窠臼，而缺少着一個作品必不可缺的

一些新的，創造性的，前人未接觸過發掘過的東西。我們並不要求每個作家都得『出奇制勝』獵奇地寫出怪僻而出人意表的人物與事件。你在一些戲劇作法之類的入門書中，也一定已經知道了可以作為戲劇題材的事件，分別起來祇有三十幾個不同的境遇，但，我們要努力的是：要在同一個境遇（同一個主題，同一性質的糾葛）中，因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而釀造出一種不同的感動，父親是漢奸，兒子是愛國志士，這一類題材可以說已經寫濫了，但是寫濫了的題材並不一定妨害我們寫出一個好的作品：問題是在我們如何寫這個當漢奸的父親，和如何寫這個作志士的兒子，乃至如何更進一步地闡明這種社會背景，和構成這種現實的原因。漢奸有種種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環境，而劇作者的任務，是把這個特定性格的漢奸放在特定的環境之中，依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依着作者進步的世界觀，人生觀，而描寫出可能發生的鬥爭與糾葛。公式、觀念、面譜、是藝術工作者的不能妥協的敵人。我們必須掙脫這些東西，則創造出清新豐富，使人感動的作品。你的『故事』，不是和丁西林先生的『太太回來的時候』很相像嗎？可是後者不就用極經濟的手法，活畫出一對不落窠臼而富於情味的父子嗎？

戲劇的主要表現方法是用對話，這兒接觸到一個言語的問題。在你的作品中，用語也是太公式，太平板，太概念化了，特別是你那位作為愛國志士的人物。講人話，講活人講的話，講日常生活中所通用的話，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話，最明白，也是最特徵地代表一個角色的

性格，因此，一個角色的對話的死與活，就是這個角色性格的死與活的問題。我很難相信實際社會中，實際家庭的日常對話中（即使在爭論劇烈的時候），可以有如此『義正詞嚴』如此『新聞社論』式的對話。抗戰以來，在所謂『抗戰劇本』中，我們很少有描寫刻畫得很成功的『正面人物』，這原因，我相信太多地使用公式的『抗戰言論』，恐怕就是使『正面人物』的陷於乾枯乏味的的原因。『只要並不靠這來解決國政，佈置戰爭，在朋友之間，說幾句幽默，彼此莞爾而笑，我看是無關大體的。就算是革命專家，有時也負手散步；理學先生總不免有兒女，在證明着他並非日日夜夜，道貌永遠儼然』（魯迅：『一思而行』）。這不僅是運用對話，也就是描寫人物性格的最正確的指示。自然，精練，代表這個在某一特定境遇中祇會講這個人的性格所能答許他說的對話。恰如其人，過火的對話祇準在爭論劇烈的時候，而我們中國老百姓還有一個和外國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少在對話中講出自己的哲學與理論。

我以爲作爲一個劇作者，最好能夠預先養成兩種習慣：

第一，隨時隨地注意人民大眾，注意他們的生活，注意他們生活中的各種不同的言語，各種特有的表達情意的的方法，即使是同一件事吧，這個人是吼叫，那個人是平靜地回答，另一個人也許祇皺一皺眉頭，一言不發；再說，即使是同一個人吧，有誰能保證他在這個場合和在那個場合會有不同的反應，不同的言語，不同的講法？多聽多記，多分析和綜合，多想一想爲什麼這個人如此講而那個人又如此說，多研究一下爲什麼這個人祇能如此說，而那個人又祇能如

此講。我想，寫下一句對話之後，作者如果能夠反覆誦讀幾遍，爲劇中人設身處地地着想：假如我就是這個人，在這個場合，會不會講這句話，能不能講更恰當，更自然，更傳神的話？那麼我相信，呆板、公式、概念，不入情理的對話，一定可以清除掉的。

第二，寫下一場，一段，或者一個 Sequence 之後，最好閉上眼睛，把方才寫下的，在自己頭腦裏想像中『試演』一遍。換言之，就是作者頭腦裏面，先佈置一個『幻覺的』舞臺，在這個場合，作者不再是作者而是觀眾，批評家，和鑑賞了。在紙上寫下的人，事，境遇，性格，對話，照寫下的程序，照作者想像的（企圖做到的）方式，一一在幻覺的舞臺上展開，——假如我是一個觀眾，那麼對於劇中人物的行爲，動作，心理變化，聲音笑貌，對話，動作的進行速度，節奏，是不是有覺得不合理，不入情，不統一，不調和，不順眼，『不是這麼一回事』，『不可能有這麼一回事』而使我覺得不舒服的地方？假如有，那就是『我』以外的觀眾一定也有的感覺而必須改正的地方。導演排一個戲的時候常常先搭好整個骨幹，排好整幕戲的地位，而然後逐場逐段地『抽排』，我以爲在劇作者的幻覺舞臺中，這種逐場逐段的『抽排』應該是帶排帶寫。閉着眼睛想，閉着眼睛『看』，看自己創造的——正在創造中的人物一遍又一遍地在幻想的舞臺出現，讓他們笑，讓他們哭，讓他們苦悶，讓他們鬥爭，乃至讓他們和解，——這是劇本產生的陣容，這是劇中人物的鬥爭，這也就是劇作者所應有的苦痛和歡欣。

戲劇是人生的縮影，在舞臺上表現出來的正應該是壓縮和精練了人生。我們要把一天，一

月，一年，乃至一生的人生壓縮到三小時的舞臺上演出，而我們必然的在舞臺上就不能有『可有可無』的一言和一句。我們不能輕視一句對話的作用。它同時可以是『預備說明』。可以以是性格刻劃，可以佈置伏線，可以預示這個人的運命，一卷三十五萬言的長篇小說，我們從容地在一個月之內讀完，可以慢慢地，或讀或輟地欣賞，而一部戲，那就強制着他觀眾，必須在三小時內觀賞完畢。冗慢和沉悶是戲劇的致命的敵人，在小說裏可以有三五千字的性格描寫，而在戲劇，一切性格描寫都祇能壓縮到極精練的『日常』生活的對話和動作之中。節約是作劇的本領，一句話和一行說明確切地表現一個性格和境遇，才是一個劇作者必須企圖達成的本領。

直言多罪，我所說的也許祇是常識中的常識而已。

文

小說專輯·圖文並茂

馬華作家三十人集

即將出版

印數無多·歡迎訂購

快

報

壇

編後話

葉季辰

有人覺得，編書、寫作都是一些苦差事，出書更是傻事。在這個聰明人多過一切的特定地帶裏，難怪老板們都不願出錢辦純文藝刊物，名士們更不願爲自己找苦吃，於是，有意義的工作竟落在毫無工作經驗的人的肩上，而有成就的人反而閉着，說來也許是笑話吧！

然而，當咱們知道了，馬華文藝的發展已進入歷史的新階段，新的、年青的作家正不斷地湧現，「馬華新文學史稿」已獲得問世以後，作爲文藝工作者的，這該是值得爭取及振奮的，於是，傻事就讓傻人幹吧，「傻」的歷史是最美的，「文藝列車」就被決定出版，我這位剛在學走路的人便負起了編務，困難是大家所知道的，不過，咱們仍具有信心，通過老一輩及新一代的作家們及熱愛文藝的讀者羣的支持及指教，許多難題已化成工作成績，只要大家肯借出火種，光明

是不難獲取的。

由於時間的匆忙且缺乏經驗及必須照顧客觀環境，「近打河畔」仍存在着不少缺點，不過，堅持、忍耐，將使新的難題化成新的工作成績，我們保證「列車」將朝向歷史的、美麗的方向開進。

最後，我得聲明一句，集中唯一的獨幕劇「血腥的人」，是羅大章君三個獨幕劇中寫得較早的一個，在內容上及寫作時間上與發表條件原有若干距離，但在鼓勵及協助新進工作者的原則上，我仍決定選用它。只要能夠，新的叢書中將增刊「馬華作家訪問記」或「印象記」，通過這項有系統的採訪及發掘，讓咱們更深入、更全面地對苦辛掙扎過來的老一輩及正在不斷鬥爭中的新一代的作家展開研究及學習工作。

六二年四月九日

（小）（說）（四）（種） · （優）（待）（郵）（購）

小城憂鬱苗秀〔中篇〕 \$ 1.00

這是苗秀先生成功的中篇小說之一，作者以他熟練的文字，充滿着感情的筆調敘述馬來亞淪陷時期，一些愛國青年爲了與敵人不斷鬥爭而採取地下活動的英勇形象；其中有敵人的醜惡臉孔，有男女的愛情生活，有志士的殲敵壯舉。

沙河岸上的戀歌馬陽〔中篇·三版〕\$ 0.70

作者成長在馬來亞可愛的芭林中，他深深地體會了生活在芭林中的勞動青年男女的苦辛，於是，他利用了一對地位懸殊、階級不同的愛侶的戀愛生活所遭受的人爲的挫折來揭發這個時代的若干男女心靈上及生活上的憂郁，然而，這一切却是可愛的。

這就是愛情羅淑〔中篇·再版〕\$ 1.80

本書作者是一位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他掌握了正確的戀愛觀，給那時代的青年男女劃下一條大路，雖然時間已過去了好久，但在今天，它仍可幫助咱們正確地確立人生觀。

韋護丁玲〔中篇〕港 \$ 2.40

本書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史早期的成功作品之一，作者數十年來著作等身，其中有一部長篇小說且曾榮獲一項無限高貴的獎金，她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很大的，本書雖是早期的小說，但仍能成功地刻劃出那時代的一些青年男女的生活情況。

新地文化事業公司

839-B, Geylang Rd, Singapore, 14.

◀ 備有目錄·函索即奉 ▶